

鶴山縣華僑專志

(初稿)

鶴山縣華僑專志編輯部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鹤山县华侨专志目录



概 述 (1)

第一章：鹤山华侨 (4)

第一节：鹤山华侨早期出国历史

第二节：鹤山华侨分布情况与职业、国籍的变化

第三节：鹤山华侨的社团组织

第四节：邑侨对居留地、对祖国和对家乡的贡献

第二章：鹤山侨乡 (22)

第一节：鹤山侨乡的特点

第二节：鹤山侨乡的改造与发展变化

第三章：鹤山侨务 (27)

第一节：鹤山侨务机构之沿革

第二节：对华侨、侨眷的宣传教育与引导

第三节：落实各项华侨政策

· 附 录：1984年至1987年鹤山县侨务工作大事
记 (36)

第四章：鹤山侨联 (45)

第一节：鹤山归侨与侨眷

第二节：鹤山县历届侨联组织情况

第三节：鹤山侨联的作用

第五章：鹤山县侨办企业和侨属专业户……………(56)

第一节：合成华侨农场

第二节：鹤山县中国旅行社

第三节：鹤山县华侨旅游侨汇服务公司

第四节：侨属专业户

第六章：鹤山县华侨、归侨名人传略……………(69)

一、开发马来亚之大实业家——陆佑传略

二、华侨巨富——李石朋传略

三、艺术大师——李铁夫传略

四、鹤山县教育家——宋森传略

五、我国早期航空事业先驱——李一谔传略

六、鹤山一中首任校长——李照衡传略

七、侯寿南传略

八、菲律宾商业印务始创人——任恩长传略

九、包茂声传略

十、易大厂传略

十一、马一樵传略

十二、胡子明传略

附录：鹤山籍港澳同胞概况……………(90)

一、人口、职业

二、社团组织

三、旅港澳鹤山同胞对家乡的贡献

四、旅港澳鹤山名人

* 鹤 山 县 华 侨 专 志 (初稿) *

概 述

鹤山县始建于清代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县境处于广东省东南部、西江下游右岸、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之西南部。全县面积1,108平方公里，县内人口32万，国外华侨、华人及港澳同胞约计25万，其中华侨、华人约占12万，县内侨属有84,000多人，是广东省重点侨乡之一。

鹤山县建县时，县境大部分由新会县划出，小部分由开平县划出。由于建县时间短，距今只有二百五十多年历史，故有“未有鹤山先有鹤侨”的说法。早期鹤山出国华侨的经历，实已融合在新会县、开平县的华侨史中。至近年，海外华侨的社团，仍有鹤山人、新会人融合在“冈州会馆”中，两县华侨不分彼此，轮换当主席，而没有分别设立鹤山、新会社团的。

鹤山县的居民，从语言、服饰、风俗习惯来说，大致可分为本地、客家两大系。早期出国的华侨，客家系的大多数聚居在北美洲、南美洲；本地系的大多数聚居在南洋群岛，这是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互相提挈、互相支持而自然形成的。

鹤山县在珠江三角洲中已属边缘地带，大部分县境属山区、丘陵区，生活比较艰苦。早期华侨出国，大都为生活所迫，他们刻苦耐劳，靠出卖体力维持生活，后来逐渐发展至经营小商、小贩及服务性行业，近百年间才有大实业家、大富商及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名流的出现。我

国华侨素以勤劳勇敢、聪颖灵敏、长于创造，善于立业著称于世，鹤山县华侨中如开发南洋群岛大实业家陆佑，世界名画家李铁夫，民国初年航空事业奠基人李一谔，华侨教育家宋森，菲律宾印刷业奠基人任恩长，印支及香港大实业家李石朋等都算是显耀一时的华侨界杰出人物。

鹤山县跟全国其他侨乡一样，在华侨社会中曾掀起过多次波浪式的高低起伏的爱国爱乡热潮。大抵是在国家民族生存发展的紧急关头以及在国内政治清明、民生安定时期，高潮即告出现。从鹤山县的实际情况来说，首次高潮出现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当时鹤山侨胞以求民主、兴教育、办实业为指导思想，对鹤山的发展起了重大影响。当时华侨代表李一谔当选为大元帅府领导下的首任民选县长，华侨教育家宋森任教育科长，县内修公路、建桥梁，以机械为动力的造船、碾米、榨油业逐步代替了手工业作坊，取缔私塾，拨尝办学，侨资兴办的中小学相继出现，侨办汇兑业也兴旺起来。后来，由于政治腐败，战乱频繁，这股热潮才低沉下去。第二次高潮出现在抗日战争及民主革命时期。当时鹤山县不少华侨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自己节衣缩食捐钱捐物支持抗日战争，有的还毅然回到家乡参加战地服务团。在民主革命中，华侨也作出很大贡献，他们筹办的药品、军毡、军鞋秘密运回支持人民子弟兵。新中国成立后，侨心振奋，一些著名侨领直接写信给新成立的县政府，表示要为建设新鹤山作出贡献的决心，当时侨汇畅旺，有一部分侨资投放到新成立的华侨投资公司中来。但这股热潮保持不久，在“左”倾路线伤害下又低沉下去了。第三次高潮出现在本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至今势头仍旺。这次高潮表现在人民政府彻底纠正了错误路线，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方针，坚定、落实了华侨政策，于是坚冰打破了，航道开通了，内外关系逐步搞好了，政策得到华侨

及侨属拥护，华侨爱国爱乡的积极性提高了，华侨对建设家乡的投资增加了。仅从近年来华侨港澳同胞资助家乡文教、卫生等项福利建设来说，已将及一亿港元，正是这个热潮的明显标志。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鹤山县人民政府即设有侨务科，处理华侨事务，贯彻中央人民政府的各项侨务政策。以后，虽然经过了从土改复查至公社化的“左”倾路线干扰，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伤害与破坏，但在本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起，拨乱反正，成立鹤山县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恢复侨联会活动，认真落实各项侨务政策，维护华侨、归侨、侨眷的正当权益，积极支持侨办企业的发展。于是鹤山侨务工作又出现了崭新局面，侨乡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为了使邑人对华侨历史有正确理解，也使邑侨更热爱桑梓，关心家乡建设，我们本着“盛世修志”的宗旨，特就华侨历史、侨乡面貌、侨务工作、侨办经济等方面，编写这个鹤山县华侨专志，以冀保存史实，前事不忘，并希望能对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大业起一定的作用。由于这是我县第一本华侨专志，没有现成的资料可以借鉴，且编者水平有限，搜集史料不详不尽，一些史实又未能认真核对，故这本华侨专志初稿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我们恳望海内外乡亲及华侨前辈不吝教正，使这本专志成为我县比较完备的、比较符合事实的华侨历史资料。

第一章 鹤山华侨

第一节 鹤山早期华侨出国历史

鹤山建县，始于清代雍正十年（1723年），建县之前实已有华侨出国，这些后来编属鹤山籍的华侨当时都是自报新会、开平籍的，因而鹤山县华侨出国始于何时，始于何人，古籍上已无从查考。从建县之后来说，据历史文献记载，我县早期华侨出国，一是由于县境大部分是山区、丘陵区，土地贫瘠，人民生活困苦，加上政治腐败，破产农民只好离家另谋活路；二是由于土匪横行，治安混乱，一般殷实人家亦无法在家乡安居乐业，故有一部分移居海外；三是到了十八世纪中期帝国主义者纷纷抢占南北美洲、南洋群岛作为殖民地，这些殖民地急待开发，便大批诱骗我广东、福建人民“卖猪仔”到这些殖民地当劳工。这血泪斑斑的“猪仔”买卖，成了我县大量华侨出国的主要原因。

鹤山县早期华侨出国时县内的状况，有文献可查的有清雍正十年首任鹤山县县令黄大鹏撰刻的《建鹤山县记略》一碑有“巢潜剽略之徒出入黄昏暮夜间，商贾困弊，村庄怖恐……”等语，这是鹤山县为了清匪患，救民困而建县的原因，也反映出早期鹤山华侨飘洋过海离家远走的历史背景。

鹤山县早期华侨出国的物证，有县内雅瑶镇青溪村后槁木林可作证明。该林现有槁木十多株，分布均匀，属于人工种植，树的直径有80多公分。经华南植物研究院专家鉴定，树龄在170年以上，属稀有热带乔木，国内无此树种，估计是华侨从南洋带幼苗或种子回来培植的。推算这华侨必属二百年前出国的了。

老一辈华侨身居异地，为帝国主义者当牛当马，流血流汗，披荆斩棘，辟路开矿。他们不少是“卖猪仔”到外洋的，直至血汗流干，往往埋骨外国。八年契约期满，侥幸活下来的，有点积蓄，便搞点垦殖业，或饮食、洗衣等服务业；有些契约期满仍受刁难或本身没积蓄，无法作小本谋生的，又只好当“续约华工”继续受苦。民国成立后的出国华侨，多数是由亲友招引或由水客带去的，他们虽然少受“卖猪仔”这一段苦难，但一般都要以两年劳动作代价来抵偿“水脚”（旅费）。鹤山县雅瑶地区的古老民谚说：“水淘冷豆酱，在家乞食都唔过南洋！”这民谚正反映出当地人民出洋谋生的艰难。

早期华侨“卖猪仔”出国，真是苦难重重，令人既悲且愤。据《古巴华工口供录》一书（古巴华侨事务所编，记载清代同治十三年（即1874年）清政府派刑部主事陈兰彬为公使到古巴视察侨情，该事务所收集的华侨申诉词，现选录鹤山华侨部分。）刊载鹤山县冯广、吕新、陈达等禀称：“民等向在中国，不料咸丰、同治年间，或因战乱破家，或因年荒流徙，被拐匪以招工为名，骗到澳门，卖入猪仔馆，逼令过番，航海数月，抵夏湾拿入猪仔行，视如犬豕，数日后发卖糖寮，与地狱无异，事主凶横，管工残虐，总管敲扑，身无完肤，昼夜只歇二时，日食粟米粉两块，弓蕉数个、咸牛肉两块。壮者皮骨仅存，稍弱者自缢、投水、投糖锅、自刎。更难堪者，八年满工，复要再立六年合同，不答允即送入官局作苦工。”（原文节录）

又鹤山县胡阿仙、李金兴禀称：“民等被葡萄牙人结党掳拐，由澳门装到古巴，卖与糖寮为奴，八年工满，要有满身纸才能申请出港纸，满身纸要半个大金至十五个大金不等，出港纸要半个大金至二三十个大金不等。留在古巴，要十元上下领竹街纸，乞食也要乞丐纸。有了纸也会被检查人撕毁，说是假纸，捉入监房，锁颈锁脚，督做无

钱官工。”（原文节录）

又鹤山县冯元第、黄阿怀、陈礼等禀称：“民等被人拐骗去澳门洋人处当雇工，入屋即被洋人下闸，约百余人关在室内，凡打人时，即乱打锣鼓以掩街坊耳目，被迫下船到古巴，押入卖人厅，排列上、中、下三等，脱去衫裤，赤身看验估价，羞辱太甚。卖入糖寮，日夜做工，捱得八年工满，又要绑身六年。”（原文节录）

从历史档案三份呈清政府的禀词中，足见当日鹤山县华侨当“猪仔”华工的苦难情景。

美国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也大量购买“猪仔”华工做开矿、筑路工作。金岗那白村黄佑邦就是在那个时期在穗被卖“猪仔”到美国加州的。他在皮鞭残虐下做筑铁路工作，同去的人多半折磨致死。黄佑邦庆幸生还。铁路建成后，美国曾奖金盾一个。黄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归国，定居广州。1926年在穗去世。抗日战争时家人生活困难始将金盾卖掉。

早期的自由移民的境遇比“猪仔”劳工好不了多少。据“纽约华埠历史研究”这个机构提供书面资料说：“吕新福原是鹤山县共和镇丰塘村人，早于百年前乘船抵金山大埠，再坐帆船到三藩市。只身在美，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后来到纽约得乡里帮忙，以数十元的资金筹设洗衣馆于布碌仑的福隆街。当时的福隆街乃从树林中开荒而成，是第一个华侨在这里开店。当时在纽约做衣馆极凄凉辛苦，每一件衣服靠用手洗熨，洗衣服价钱很便宜，工作要日夜去做，连吃饭时都累得支持不了，拿着碗筷也不觉跌破。无所谓规定时间，只能做到筋疲力倦才休息。”据查证，新福伯是“致公堂”始创成员之一，他的孙子吕颂平先生现年八十多岁，历任美国纽约鹤山公所、崇山别墅书记职务。照推算，其祖父吕新福这段历史应发生在一百二十年以前。其实所谓自由移民也是不自由的。

第二节 鹤山华侨分布情况与职业、国籍的变化

据鹤山县各级侨务部门的调查及海外鹤山县华侨社团组织提供的数字，鹤山县华侨(包括华人)及旅居港澳同胞共25万人(其中华侨(包括华人)为11.7万多人)。他们散居在世界上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由于分布面广，而且大部分华侨都已蕃衍四、五代，故此人数很难作全面而准确的统计。过去曾估计为八、九万，后又估算为十五万。近年来，侨务部门从侨乡调查中掌握了一些数字，再通过海外侨团一些典型调查推算，得出二十五万人的数字，(包括港澳同胞一十三万多人)据认为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鹤山县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的分布，在世界几个大洲上，依次是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亚洲约有六万一千三百多人。他们绝大多数聚居于东南亚一带，其中新加坡约有一万七千九百多人，马来西亚约有一万六千四百多人，印尼约有一万多人，菲律宾约有五千三百多人，泰国和越南各约有三千九百多人，柬埔寨约有一千二百多人，缅甸约有一百七十多人。南亚地区则印度约有一百多人。东亚地区则日本约有一千六百多人。至于亚洲其他国家如巴基斯坦、老挝、斯里兰卡、南北朝鲜也各有一些，数字不大，也未求得详实。旅居香港、澳门的鹤山县籍同胞，约计为一十三万三千多人。南北美洲中祖籍鹤山县的华侨、华人约有五万三千九百多人。其中美国约有三万一千五百多人，加拿大约有七千九百多人，巴拿马约有六千四百多人，秘鲁约有四千四百多人，智利约有二千一百多人，古巴约有六百多人，巴西和墨西哥各约有二百多人，亚鲁巴岛约有一百多人，哥斯达尼加、苏里南、厄瓜多尔、危地马拉等国也有一些。(各约在百人以下)

在欧洲中，祖籍鹤山县的华侨、华人约有一千六百多人。其中英国和法国各约有六百多人，荷兰及西德各约有一百多人。其余欧洲各国也各有一些，以挪威、奥地利人数最少，仅各约有数十人。

在大洋洲中，祖籍鹤山县的华侨华人约有一千一百多人。其中澳大利亚约有一千人，斐济、瑙鲁、所罗门等国最少，仅各约有数十人。

鹤山县早期出国的华侨，由于出身贫苦，文化程度低，故抵居留国后大多数是作矿工、苦力、种植工人，许多人以其辛劳所得除汇寄回乡养家之外，所余仅够本人生活所需。个别人节衣缩食，积聚了一点钱，便搞点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营生，日久天长，积聚多了，经营扩大了，个别华侨便有可能在当地投资设厂，开矿山，辟种植园或办商场。这种由小到大，逐步发家致富，往往要经一两代人的不懈奋斗，取得成功的实属幸运儿。据近年回乡探亲的老华侨口述：鹤山老一辈华侨脱离出卖体力的困境之后，大多数从事饮食服务业，少数从事商业、工矿业。基本状况是“两头小，中间大”。即经营得法而成百万富翁或命运坎坷沦为赤贫的都属少数。多数是小本经营，雇佣三、五个工人，或夫妻店、父子店，成为小康人家。

老一辈华侨重视子女教育，他们深感自己的文化水平低，谋生不易，并受人歧视，因此他们省吃俭用也要供子女上学。而华侨子女中绝大多数能继承父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学习成绩优良。这些老华侨第二、三、四代子孙为了在当地发展，不少入了居留国国籍，成为华裔外国人（即华人）。而他们中一部分仍念念不忘炎黄血统，仍保留爱国爱乡的赤子之心。在居留国社会地位来说，他们不少成为专家、学者，在政法界、文化科技界、工商实业界崭露头角，在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上远比老一辈华侨为高。例如近年来回鹤山县寻根拜祖的黄兆海先生，他是美籍华人，他的祖辈是鹤山县鹤城镇大官田村华侨。

他进入美国司法界工作，卓著名声，现任美国联邦法院首席法官，多次任美国国务院出国访问使团的法律顾问。其他鹤山县籍老一辈华侨如陆佑、李石朋、李一谔、李照衡等等，他们的后代都能取得较高学力，克绍箕裘，光大门闾，在国外取得崇高社会地位，成为桑梓的光荣。

从国籍变化来说，抗战前，移居海外的邑人除少数加入当地国籍之外，绝大多数仍持中国护照，保留华侨身份。这种情况在东南亚地区尤为突出。其所以如此，一是因当时东南亚地区的统治者基本上是殖民主义者，他们并没有制订外侨非加入当地国籍不可的法例，甚至认为中国移民保留华侨身份，对于他们推行分而治之的殖民统治政策更加有利；二是大多数邑侨虽然身居异国，却与家乡保持密切联系，把“过埠”只当作谋生的一种手段，一旦赚得钱财，便要衣锦还乡，“落叶归根”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而当日中国政府强调血统主义的国籍政策，也阻碍了华侨加入当地国籍的进程。

抗战胜利后，情况起了重大变化。东南亚原属帝国主义殖民地相继获得独立，在实行限制外侨入境的同时，对已在本国居住的侨民则先后实行同化政策。其中之一就是废除双重国籍制度，用各种带强制性的方式方法促使外侨加入当地国籍，而对外侨子女则采取出生地主义取代血统主义，使侨生自动成为当地国民。带强制性促使外侨加入当地国籍的方式方法不少，其中最突出的是职业限制。由于职业上受到限制，华侨为了生计，不得不加入当地国籍。

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加等国，一般不采取强制侨民入籍办法，但因当地政局相对稳定，有利于谋生，为长远计，许多邑侨也自愿加入当地国籍。

我国政府对于华侨加入居留地国籍是采取鼓励政策的。正如《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发言人答新华社记者问》所指出的：“我国政府历来

的政策是，赞成和鼓励根据自愿原则选择居住国的国籍，反对采取改变国籍的做法；我们不赞成双重国籍，华侨中凡是已经取得居住国国籍的，就自动失去了中国国籍。”（载于一九七八年七月四日《人民日报》）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一九五六年万隆会议以后，华侨加入居住国国籍的与日俱增，其中以六十年代中后期到七十年代发展最为迅速，以致时至今日，海外侨胞的百分之八十五左右已成为外籍华人了。目前仍保留中国国籍的侨胞，大都是在五十岁以上的人。再过三、五十年，由于人类自然发展规律和当地国籍法的继续实施，保持中国国籍的侨胞将大大减少，其后裔将逐渐成为外籍华人。而近年来申请出国的人，绝大部分人及其子女也申请加入当地国籍。因此，从总的趋势来看，世界各国的华侨人数将会逐渐减少。但他们又往往以“龙的传人”而自豪，他们的根在中国大地上，他们中的大部分始终会对祖国保持一定的血缘感情，对乡亲还会保持密切的联系。

第三节 鹤山县华侨的社团组织

在民生凋敝，国势衰弱的近百年来，我国华侨以“海外孤儿”身份比其他国家侨民倍受苦难。当日清政府直隶总督谭廷襄亦公然对美国驻华使节杜普说过：“敝国大皇帝抚有万民，何暇顾及此区区飘流外国之浪民！”（见省编《华侨论文集》第一辑）早期鹤山县侨民正是跟全国华侨一样，在国内政府眼里是不值得保护的“区区”“浪民”，在居留地则被认为是可供任意奴役的“两脚牲口”。

那时，在得不到祖国保护的早期华侨，为生活而艰苦劳动，心里只想到积蓄点钱便回“唐山”，所以，除了在工作中认识几个朋友之外，他们之间根本没有什么组织联系。后来，生活比较安定了，苦难的华工生活比国内卖气力也活不下去好一些，就各自招来了亲属，人口逐渐多起来了，人们的关系密切了，彼此的来往也多起来了。本着守望相助，生老病死、困难灾祸互相照顾的意义，于是华侨社团组织便由此产生。

鹤山县华侨社团中，有以血缘关系相结合的宗亲会（例如李氏宗亲会、冯氏宗亲会等。这些宗亲会往往是跨出县界的，如星加坡的“广肇惠李氏宗亲会”就包括三个府范围。），有以地缘关系相结合的同乡会（例如星加坡的鹤山会馆、纽约的鹤山公所、巴拿马的鹤山公所等。），有以行业关系相结合的工商业联谊会等。这是就其荦荦大者而言，如在华侨大量聚居的地方，那派衍而成的小社团就不再一一列举。

上列三大类华侨社团中，以血缘关系相结合的宗亲会产生比较迟，因为在一个埠里同姓聚居毕竟很少。以地缘关系相结合的同乡会则比

较多，各埠也较普遍。以行业关系相结合的工商业联谊会较普遍，它没有血缘、地缘的界限。

华侨社团组织，既是互相扶助，又是联系情谊的地方。除救助年老及失业的侨胞之外，对祖国对家乡都有一片赤子爱慕父母之心。凡是祖国或家乡遇到特殊灾难（最突出是抗日战争时期），他们都奔走呼号，募集款项，汇回散赈救济。在昇平岁月，又常常捐助家乡兴办学校，修公路，筑桥梁及办其他公益事业。

鹤山县华侨社团组织，不少是办得兴旺发达，赢得海内外人士称赞的。例如星加坡鹤山会馆，有健全的组织，有热心侨领作领导，会馆还有体育会、醒狮团，尤其醒狮团，名闻东南亚，常作埠际访问表演，有东南亚狮王之称。击鼓大王梁肇富的连环击鼓法驰誉远近，观众叹为观止。

美国纽约鹤山公所，对鹤山籍侨胞团结友爱，对家乡公益事业极关怀。平时，经常联欢，侨胞感情密切。1948年间，鉴于家乡政治腐败，民生凋敝，盗贼蜂起，侨眷屡遭劫掠，加上水灾为患，家乡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鹤山公所乃与崇山别墅联合发起救乡运动，编队募捐（共分八个队），更有黄家达、钟玉南、练林生等义务驾车出发募捐，声势浩大，情况热烈，效果良好，多次汇集捐款寄到香港鹤山同乡会转回鹤山。（见1948年香港《鹤侨报》第49期）

根据香港《鹤侨报》记载，1946年纽约曾成立华侨文化社，并创办了“鹤侨导报”、“华侨文阵”两个刊物。（1947年《鹤侨报》第10期）

越南堤岸鹤山同乡会，重视华侨教育，创办了同义学校，在该埠很有名气。前国民党教育部学务视察员到校视察后，认为该校为全越侨校之冠。校长王植庭在该校服务了25周年的时候，邑侨为纪念其

功绩，特建立了一座“植庭图书馆”，在1949年元旦落成剪彩。该同乡会在家乡遇到天灾人祸的时候，常发动募捐救济。（见香港《鹤侨报》1946年第四期及1948年第53期）

各地华侨社团都置有产业，有比较稳定的收入，他们根据自己的环境条件，开展各种活动，如敬老爱幼，祭祀宗祖，纪念庆典，远足旅游等活动。通过活动，紧密了联系，加深了情谊，沟通了思想，以此为基础，从而在居留地搞起了一些集体福利设施，（如办学校）以及支持家乡建设等工作。

鹤山县华侨，除了自建社团之外，亦有因为自己人数较少，而根据历史关系或根据共同语系，或联合邻县而构成社团的。例如跟新会县华侨组成“古冈州会馆”，跟广州府肇庆府各县组成“广肇会馆”，（民国初年，鹤山属肇庆府管辖）跟台山、开平、恩平、新会组成“五邑同乡会”，跟邻近的高明、高要合组成“要明鹤同乡会”等等。又有“崇正会馆”、“集和会馆”，这是全广东省客家籍华侨组成的社团，鹤山的客籍侨胞也有不少加入这些组织。至于以姓氏血缘关系组成的社团，那就更是普遍的了。

附：鹤山县在海外各地社团一览表：

鹤山县各地社团组织一览表

国名及埠名	社团名称	成立日期	创办人	现任会长
美国 纽约	鹤山公所			吕兆洪
美国 纽约	崇山会馆	1944年2月	吕颂平	朱天长
美国 费城	鹤山公所	1936年		施文忠 李汝添
巴拿马	鹤山公所			正 郑国威 副 郭伟明

国名及埠名	社团名称	成立日期	创办人	现任会长
秘 鲁 利马	鹤山公所			正 李北海 副 余崇和
马来西亚古来	鹤山会馆	1940年	蔡 松	黄有来
马来西亚雪兰莪	鹤山会馆			正 邝玉麟 副 李志明 黎惠民
马来西亚檳城	北马鹤山会馆	1973年		正 冯仕锦 副 冯国威
新 加 坡	鹤山会馆	1939年	张子方	正 黎广泉 副 易文铿
新 加 坡	鹤侨体育会	1974年	梁肇富	
印尼苏岛棉兰	鹤山同乡会	1937年		
菲律宾 马尼拉	鹤山同乡会			陆乃辉
越南 堤岸	鹤山同乡会	1943年		
美国 纽约	崇正会馆			黎植山
美国	李氏宗亲会			李澄福
英国 伦敦	五邑联谊会	1987年9月		李 胜
秘 鲁	中华通惠总局			邓萃平
智 京	中华总会馆			张伟廉
新 加 坡	肇庆会馆			易文铿
马来西亚吡叻	古冈州会馆			
马来西亚金宝	古冈州会馆			
美国 加州	广东会馆			吕灿容
美国 旧金山	冈州会馆			易象球
菲 律 宾	广东会馆			陆乃辉
日本 横滨	要明鹤同乡会			

注：资料来源：香港《鹤侨报》、鹤山县《鹤山乡讯》。